

“看好人吃亏,我于心不安”

——访中国好人网创办人、华南师大教授谈方

本报记者 王文佳



谈方,中国好人网创办人兼总干事,中国好人基金会主席,国际关爱协会常务理事,华南师范大学教授。2011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正义人物、中国十大道德人物,并获中国时代骑士勋章“中国爱”,2012年被评为南方八大公益人物、广州十大公益人物。

每次资助,中国好人网都会开两张收条,一张是给被资助人的,上面清楚记录钱是哪些人给的、给他做什么。另一张是给捐款人的,上面写着捐款用来帮了谁,包括他的身份证号码、电话号码等信息。谈方说,他想建立一个完全透明公开的公益基金,让所有参与者充分享受知情权、参与权、决策权,添加“赠人玫瑰手有余香”的快乐感,也打消相互间的不信任。

广东东源县村民吴伟青扶起摔倒的同乡老周,反被索要数十万元赔偿。今年1月2日,吴伟青以自杀证清白。

谈方很忧伤。2011年,他就向全中国承诺:“扶起摔倒老人被冤枉,我们帮你打官司,败诉我们赔偿。不管是谁,不管多少。”可是今天,却有人因扶人被讹选择自杀。“如果他知道我

们中国好人网,或许就不会以这样的方式轻易结束生命。”

谈方是华南师范大学教授,也是中国好人网的创办者。借助网络力量帮助好人,谈方已经做了5年半,受益者超过200人。中国好人网在全国已经建立起40多个分支机构,志愿者也超过16000人。

相比让好人受委屈,帮错人不算什么

华南师范大学文科楼328室,只有10平方米,这间房间不仅是谈方的办公室,也是“好人网”的总部。谈方在大学教思想政治,讲到孔繁森、焦裕禄,学生们总是不以为然:“我们身边没有这样的人啊。”谈方解释之余不免尴尬,便想搞个资料库,把好人好事汇总起来。

2008年汶川地震,看到那么多好人不顾个人安危奔走在抗震救灾的路上,他再也等不及了。2008年5月19日,汶川大地震全国哀悼日这一天,谈方注册了“中国好人网”,他要用行动证明好人有好报,“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”。

看望袁厉害被挡,发了五年来最大一次火

2013年暑期,谈方带领第二届“帮好人万里行”代表团驱车13000多公里,到16个省慰问资助困难好人。8月来到河南兰考县,准备慰问袁厉害。这位27年来收养百余弃婴孤儿的“爱心妈妈”,因家中失火导致7个孩子死亡备受质疑。

“我和同事们去看望她,是想告诉她,过去的善行不会被抹去。然而当地政府官员却百般阻止。”说到这件事,仍能听出谈方的愤怒。“没有理由,没的商量,就是不让看。”

帮助任何人都预设指标和金额

在谈方和好人网帮助过的好人中,还有五六个被医生宣判为可能救不活、或者一辈子站不起来的人,他们经好人网救助之后苏醒或站起来了。谈方说:“这是正能量创造的奇迹!”

湖南的刘桂华就是其中之一。2006年10月3日,刘桂华遭遇车祸,先天残疾的他在危难中连救12人,最后腰椎错位,胸椎骨折,肾脏大出血。每天晚上,他要打五六支封闭针才能睡着,负担不了常年疼痛和巨额医疗费,他多次试图

帮好人,有打击但更多是支持认同

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谈方,很多人说他沽名钓誉、博出镜出名。面对纠缠、谩骂甚至诋毁,谈方说:“可以解释就解释,解释不了就行动。我把质疑当作促动、鞭策。说实话,我们更需要被别人骂!”他承诺,永远不做与教师不相关的行政职务,参加与“好人网”相关活动获得的报酬全部捐给“好人基金”。5年多来,他已经相继捐了27万元,而他自己每个月还要还4000元的房贷。

谈方之所以能这么坚持,离不开家人和朋友支持。谈方的母亲是好人网最年长的志愿者,每

别人评富人榜,我们要做“好人榜”

谈方每天要工作15至16个小时,既要教书,又要应对中国好人网的大小事宜。每天的睡眠时间被压缩到五六个小时,多数时候,因为赶时间他一天只吃两顿饭。

“一般人打电话都在午休或下班时间,我从来不会在打电话的时候,跟对方说对不起我要去吃饭,对不起我要干嘛,他们之所以这时打电话,是因为在这个时间才方便,我怎么能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呢?”可是,经常电话一打就错过吃饭时

看到不少好心人搀扶摔倒老人却被反咬一口,2011年3月,谈方又发起“搀扶老人风险基金”,并组建了第一个专门帮好人打官司的中国好人网公益律师团。

有人说,遇到浑水摸鱼可能帮错人。但谈方不怕:“就算真的错帮了一个撞老人的人,相比于好人受委屈所造成的社会伤害,这并不算什么。”

好人网的理念,不是简单资助,而是在最需要的地方提供帮助,然后鼓励他们去帮助别人。谈方自己这样定位:“我们不是救世主,但是我

那天,谈方发了“帮好人”5年多来最大的一次火。他指着与袁厉害家只有一墙之隔的焦裕禄烈士纪念碑吼道:“我就不明白,一个为社会作出这么多贡献,一个困难条件下救助了这么多孩子的妈妈,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去看望她一下?今天我倒要看看谁敢在焦裕禄烈士纪念碑面前做出伤害好人的事情!”

在谈方眼中,袁厉害是个好人。好人网帮助每一个人,都会详细地整合资料和实地探访,之

自杀。2009年,谈方找到刘桂华,并请媒体关注引发连锁反应。刘桂华被接到湖南最好的医院,院方还组织十几个专家会诊,可是情况并不乐观。“他说自己可能连2010年春节都过不去。”

谈方听到消息后立即做了一个决定,要把刘桂华接到广东来治病。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反对,“医院专家都救不了,你有什么办法?”“如果没治好,他家人要你负责怎么办?”“你知道治好他要花多少钱?你有这个能力吗?”可是谈方却固执己

个月退休工资只有1000多元,也拿出100元捐给好人网,至今已捐近10000元。谈方的儿子、妹妹、妹夫、外甥、表弟都是好人网的捐款人。工作中他也遇到不少同道中人。“一路走过来,有打击,但更多的是支持、认同和鼓励。”

2011年,好人网正在为搀扶老人而被冤枉的人筹款,谈方接到一个电话说要捐款,对方不肯透露任何个人信息,只说自己叫刘永泰。面都没见,他就捐了15万。“其实,永泰是个假名,希望国泰民安的意思。他也不是有钱人,也是农村

们可以呼唤、示范,继而推动社会、民间各方面的力量,共同帮助好人。”

这个理念和好人网的办事效率得到很多人的认同。献血48次的董仲彬,癌症晚期却无钱医病,只能在街头乞讨。从有人打电话寻求帮助,到召集好人基金管理小组通讯评审后打出首笔一万多元资助款,谈方的团队只用了两个小时。

认识好人网的人渐渐多了起来,这两年,每年来自民间和企业的捐赠能达到100万元。最多的时候,“好人基金”的总额超过250万元。

前他们为袁厉害提供的所有帮助,她都婉言拒绝,还把别人给她的捐款捐回好人网。

这次好人网看她,袁厉害也坚决不要慰问金和慰问品,并又捐款3000元,“那阵子广东发大水,她说要把心意带给广东人”。谈方很感动:“以前打电话我都称呼袁女士,现在都喊她袁妈妈,在我的心中,她是一个非常慈祥、值得尊敬的妈妈。”“袁妈妈”一直受心脏病、高血压的困扰,谈方目前最想做的就是赶紧找医生给她治病。

见:“这样的好人,我不帮他,于心不安。”

事情的结局连谈方都没有想到。此前,刘桂华最多坐或站十几分钟,到广州一星期就能爬山两三个小时。4年过去了,他再没打过一支封闭针。

前前后后,好人基金支付十余万给他医病。谈方说,帮助任何一个人,好人网都不会预设一个指标、金额,他们提供的是长期、跟踪式的帮助,他会把钱给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,而且不仅是帮他们本人,还有他们的家人。

出来的,生意小有起色而已。”

刘永泰后来陆续捐了50多万,成了“好人基金”最大的捐助者。谈方说,自己本来是好人网捐款最多的人,可是刘永泰很快就超过了。每次谈方给他打电话商量好人情况,刘永泰立马就说“需要多少钱”。“弄得我就像去要钱的,后来都不敢跟他打电话了。”一个素昧平生的人,能这样支持好人网,谈方很感动:“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谁,他却给我们非常大的信任,也提供很多想法。”谈方反复表达感恩之情,希望好人都能被记得、被尊重。

平台、港湾和家园,打造一个可持续的公益慈善模式。另一方面,他还主编出版了《中国好人》一书,弘扬和传承中国的好人文化。

“下一步,我们还要让中国的好人文化走向世界,把好人网作为传播中国形象、中国文化的平台和品牌。”谈方说,他们已经注册了一个世界好人网的网址。“现在到处都在评选富人榜,可是我们要做世界‘好人榜’。中国的传统美德应该得到发扬,这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。”